

百年耕耘

PATEK PHILIPPE IN AMERICA

今天，人们或许将百达翡丽与美国这个机遇之都的密切关系视为理所当然，而很少有人知道，

这是历经两个多世纪的悉心培育的成果。

从创始人安东尼·百达的新世界探险之旅，

到今年在纽约举行的盛大钟表展，且听

尼克·福克斯 (Nicholas Foulkes) 重温旧事。

“这个国家一团糟，危机四伏。”安东尼·百达（Antoine Norbert de Patek）曾这样描述他眼中的美国。百达翡丽与美国的关系在其悠长的发展历史中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这段关系在开始时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开端。1854年，就在圣诞节前的几天，这位42岁的绅士到达纽约，为自己大难不死感到庆幸。

3年之前，即1851年，百达在伦敦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上展示了一枚价格极为高昂的怀表，表上饰有华盛顿总统的肖像。同年，他与纽约珠宝商蒂芙尼（Tiffany, Young & Ellis）签订了经销合同。在1854年，他决定亲赴纽约，访问这个对精湛瑞士计时兴趣渐浓的地方。然而早在踏进曼哈顿岛之前，他就已经后悔做出这个决定……还好，他还有机会来后悔。

在他横渡北大西洋的旅程中，原本10天的行程因遭遇飓风而延长至两周。这还只是一系列不幸经历的前奏。与他即将到达的那座城市相比，圣经中的两大罪恶之城索多玛和蛾摩拉都显得不那么恐怖了，它们简直像是瑞士的宁静山村。而纽约——这座无法无天、腐败丛生而且充满危险的城市——是声名狼藉的政客“特维德老大”（Boss Tweed）及无数帮派恶棍的家园：这里仿佛随时会被焚烧成焦土或发生暴动，或两者同时发生。这位瑞士钟表商所踏足的城市，正是马丁·斯科塞斯2002年的电影《纽约黑帮》（Gangs of New York）中刻画的样子。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地方。

百达中午入住圣尼古拉斯酒店，下午5时用了晚餐，“就在这期间，4间卧房的门锁被撬，包括我住的房间：行李箱的锁都被砸坏了，行李包被划开，所有金器全部被盗。”3天之后，酒店的煤气罐爆炸。百达写给同事的信件如同警方的罪案调查报告：“……纽约一间大银行总值2.5万美元的黄金被盗，蒂芙尼先生总值1万美元的钻石失窃……”

看到酒店附近的5栋房舍在平安夜被焚毁后，百达觉得实在受够了。刚过元旦，他便起程离开纽约。随后惊心动魄的旅程或许连荷马本人都会有兴趣亲身经历，因为百达不但遭遇火车脱轨，还在渡河时遇到一位不负责任的愚蠢船长，他不顾乘客安危，超速驾驶蒸气船导致船只翻沉；在前往芝加哥的途中，百达又被大约4.5米高的积雪围困了4天。他的钟表业务也不怎么景气，“这里刚爆发的金融危机实在可怕……”

但回到平静的日内瓦之后，百达终于得以重新思考此行的所见所闻。他深信未来是属于美国的。没过多久，这个“未来”便抵达欧洲：1872年，蒂芙尼在日内瓦中部开设了一个

技术先进、依靠蒸汽发电的钟表制造工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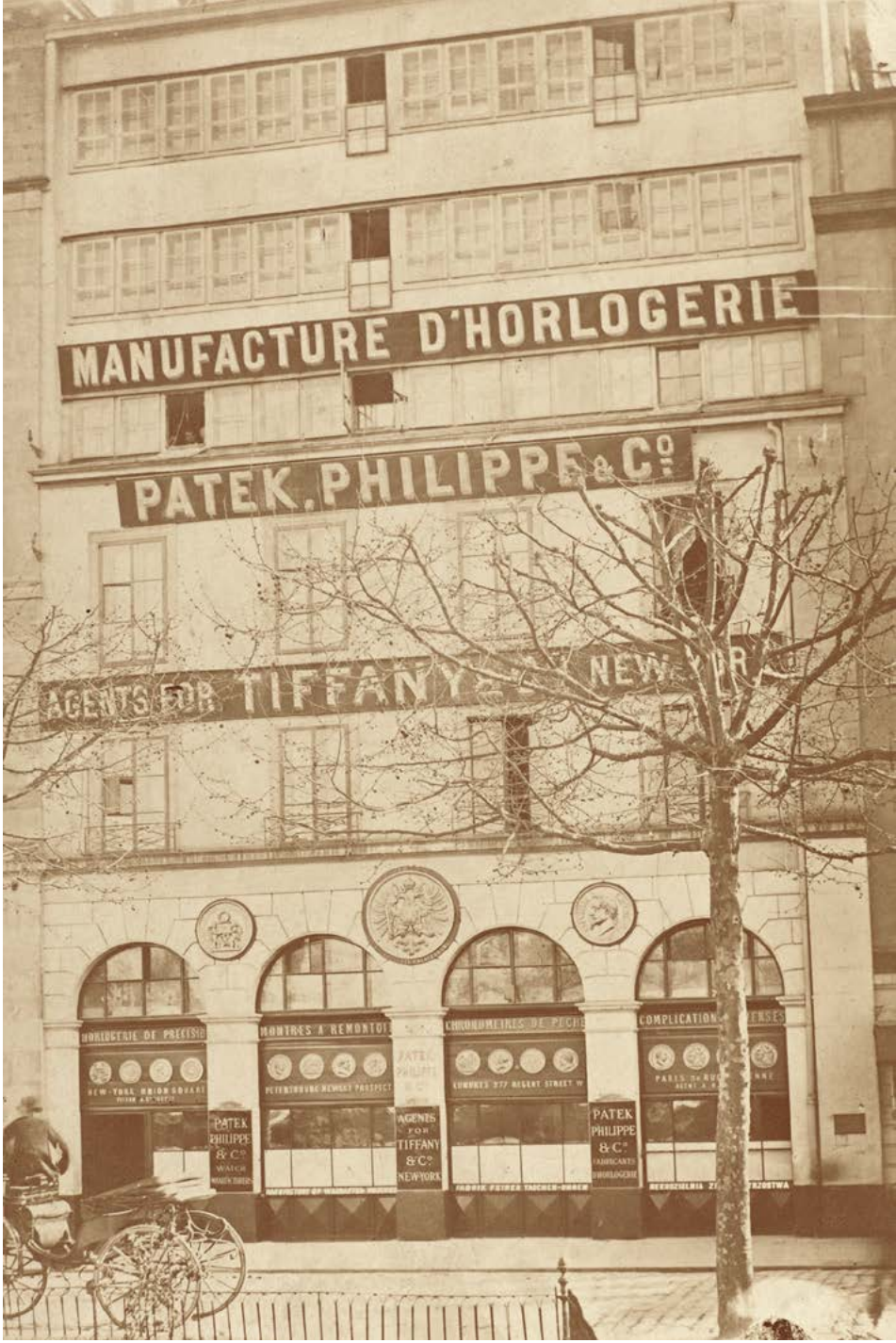
仅仅4年之后，蒂芙尼这项成本高昂的全球化尝试宣告失败。百达翡丽接管了工场，处置机器，卖掉大楼，但保留了蒂芙尼的巨型保险箱。这是这家纽约珠宝商尝试在日内瓦生产计时但不幸遭遇失败的一个纪念品。如今，你仍可以在百达翡丽极富历史意义的日内瓦沙龙内看到这个保险箱。它经过精心修复，箱体上一只美国雄鹰抓住两杆美国旗的图案栩栩如生；和修复之前相比，唯一的区别是在“New-York, Genève, Paris, London”（纽约、日内瓦、巴黎、伦敦）这些地名字样的上方，Patek Philippe & Cie取代了原本Tiffany的名字。而且两家公司的关系一直持续至今。

从1870年代起，越来越多美国人来到日内瓦，这是当时美国游客深入游览欧洲必经的一个热门地点。百达翡丽保留着一份特别的“美国名册”，以秀美的铜板字体把这些探访记录了下来。到1878年，百达翡丽平均每月接待100位来自大洋彼岸的访客。

鉴于美国市场的重要性，当约瑟夫·埃米尔·翡丽（Joseph Emile Philippe）在1882年继承父业——其父为百达翡丽创始人之一尚·翡丽——加入百达翡丽时，决定每年到访美国一次，而到美国工作一段时间亦成为公司继任者必循的一项惯例，斯登家族至今仍继续着这一传统。

1895年，百达翡丽任命了一位驻美代表，那时美国早已进入“镀金年代”，这个时期在著名作家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及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小说中常被提及。无尽的财富掌握在少数大亨手中，他们甚至比欧洲的许多皇室还要富裕。对于这些富豪而言，拥有一枚百达翡丽计时是成功的标志，它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是一种自我奖赏，也是欧洲文化和精湛技艺的结晶。拥有百达翡丽计时更要求计时主人对那些数百年来与时俱进的制表工艺了然于心。

当时备受美国商界精英钟爱的经典计时之一是一款外观俊朗、带有三问功能的双秒追针计时表，机芯编号90 455。该表制于1890年代初，由酒业大亨贾斯柏·纽顿·丹尼（Jasper Newton Daniel）拥有，表上刻有为他带来无尽财富的烈酒品牌名“Jack Daniel”（杰克·丹尼）。当时，人们就已开始推崇将百达翡丽计时代代相传，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另一个例子是1893年，小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 Jr.）收到他父亲（美国著名的铁路大亨）送给他的21岁生日礼物：一枚雕刻精致、带有三问功能的双秒追针计时表。



American Register.		
Name	Where from	Model
Rev. H. H. Smith, D.D.	New York	Hotel (D.D.)
Mr. R. B. Smith	"	"
Mr. L. B. Smith	"	"
Mr. & Mrs. W. H. Smith	Brooklyn, N.Y.	"
Mr. & Mrs. J. H. Smith	Brooklyn, N.Y.	"
Mr. & Mrs. J. H. Smith	New York	"
Mr. & Mrs. J. H. Smith	"	"
Mr. & Mrs. J. H. Smith	Chicago, U.S.A.	"

前跨页：亨利·斯登与同事，摄于百达翡丽美国办公室所在地洛克菲勒大厦（约1945年）。本页，顺时针左上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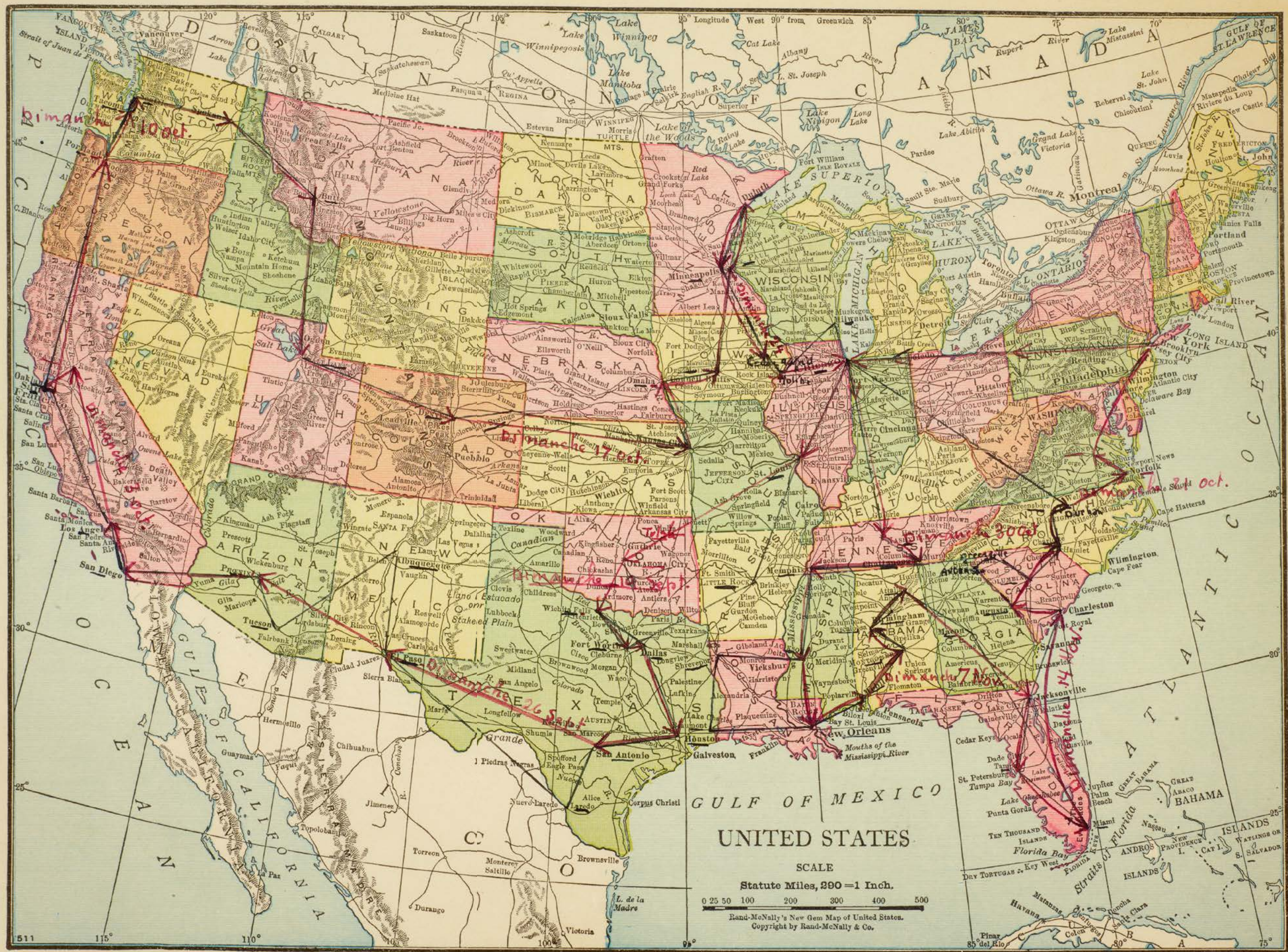
盛顿的肖像；为蒂芙尼制作的还有这枚制于1902年、带有双秒追针计时功能的五分问表，十分罕见，以及1852年编号为4740的女式猎表；记录美国客户的探访及订单的“美国名册”；安东尼·百达1860年的肖像，1854年他只身前往美国，发展商业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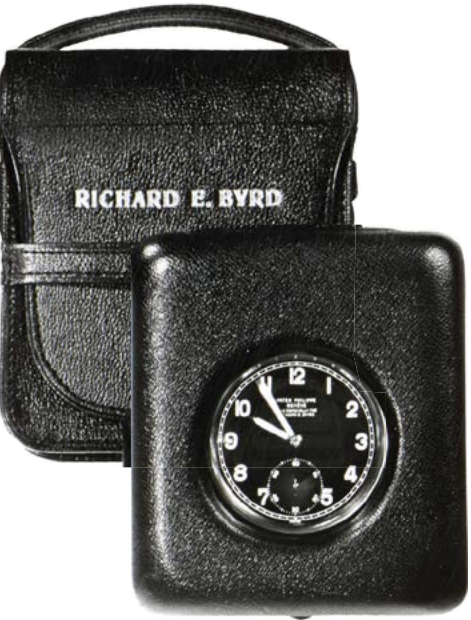


亨利·斯登于1935年加入百达翡丽，时年24岁，他被委以重任，在大萧条之后重振公司在美国的业务。亨利当年使用这幅美国地图（右图）参考前辈的足迹，计划自己的美国之行，他希望自己在美国取得更大的成功。上图，由上至下：1957年推出的Ref. 2597被称为“跨国腕表”，配备双时区装置，佩戴者只需轻按两枚按钮，即可向前或向后调动时针，对于经常

穿梭于不同时区的商务人士来说，这是一项十分便利的功能；1954年推出的Ref. 2523是首枚双表冠世界时间腕表，佩戴者可以通过调整一个印有41个地名的旋转盘来调节本地时间，这枚黄金腕表还饰有一幅以掐丝珐琅工艺描绘的北美地图，以及24小时昼夜显示盘；1937年推出的Ref. 96是百达翡丽首枚自动返回日期万年历腕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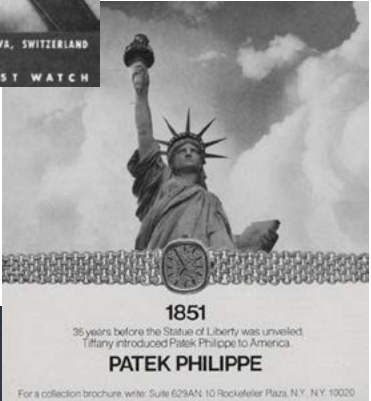


— Minéralaire Muller
— " Rectifié



上图：亨利·斯登（右），1950年代摄于百达翡丽纽约办公室。右上图，由上至下：1930年推出的独一无二的Ref. 541腕表，配备万年历及双音簧三问功能，1939年重新装配铂金表壳；在亨利·斯登干劲十足地开拓美国市场之际，日内瓦总部也在锐意创新。1947-48年开始推出著名的Ref. 1518黄金万年历腕表；百达翡丽在美

国的广告，比如1940年代的这一则；1976年的广告庆祝百达翡丽与美国市场的关系；由广告人塞斯·托比亚斯（Seth Tobias）在1968年设计的广告包含传承及永恒的主题，该主题亦成为百达翡丽广告的主旋律。左图：1955年为著名极地探险家伯德上将制作的抗磁怀表，专为戴手套操作而设计。



不少男士对百达翡丽有共同的爱好，却鲜有两位性格如此迥异，他们是有贵族背景的纽约银行家小亨利·格雷夫斯（Henry Graves Jr.），以及发明家兼汽车大亨詹姆斯·帕卡德（James Ward Packard）。帕卡德的時計藏品身价不凡，部份藏品还在史密森博物馆（Smithsonian）展出。两人都曾委托百达翡丽制作世界上最复杂的時計，我们无从得知他们这么做是否是为了一决高下，但毋庸置疑的是，小亨利·格雷夫斯拥有了在电脑辅助设计技术诞生前所能制造的最复杂的時計。1933年1月，他收到那枚著名的格雷夫斯超级复杂功能怀表，那时美国的镀金时代早已结束，经济大萧条已经开始。

大萧条发端于1929年纽约股市的大崩盘，之后，它的影响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当时位于日内瓦的百达翡丽同样摇摇欲坠，濒临倒闭的边缘，最终依靠其供应商之一，家族经营的表盘制造商斯登·费尔斯兄弟公司（Stern Frères）出手相救，才幸免于难。1937年，20多岁的亨利·斯登（Henri Stern）被派往美国，他随后在那里度过20个年头，亲眼见证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初露曙光，也见证了战后美国的崛起。

“从1940年代到1950年代，乃至1960年代初，百达翡丽生产的時計有半数都售予美国顾客，”汉克·艾德曼（Hank Edelman）说。他父亲在40年代曾在纽约百达翡丽担任制表师，他自己则在后来升任百达翡丽美国分公司总裁。那时美国人正在雄心勃勃地塑造未来，百达翡丽决心助其一臂之力。

1955年，美国海军的理查德·埃弗林·伯德（Richard Evelyn Byrd）海军上将将被任命为“深冻行动”（Operation Deep Freeze）的总指挥，在极地地区建立研究站。伯德是极地探险专家，他在其早期的一次探险中佩戴过百达翡丽時計（序列号：201 484）。百达翡丽得知他即将重返南极时，立刻提议为他配备“一枚高度精准的百达翡丽時計作为感谢及双方友谊的象征。”伯德迅速回复，表示“衷心感谢”并接受礼物，还说这枚新時計将是他“珍贵的收藏，无论前往何处，都会随身相伴。”他同时也让百达翡丽放心，说之前那枚百达翡丽時計“经过这么多年，运作仍无懈可击。”

长途旅行不再只是探险家的专利，随着美国这个新世界的求及品味的不断发展变化，美国市场对百达翡丽产品的广泛影响也显而易见。当连接美国与欧洲的第一批喷气式客机航线开通，百达翡丽近乎同步地推出了Ref. 2597

腕表，它也被称为“跨国腕表”或“双时区腕表”。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可以用“一按即达”这句广告语概括：只需轻按两枚时区调节按钮，即可向前或向后调节时针，显示所需时区的时间。“这是专为经常跨越时区旅行的商务人士而设计的，”百达翡丽的资料如是说。

公司内部也曾流行这样的传说，1960年代后期推出的经典系列Golden Ellipse，在百达翡丽当时所有的時計系列中最为前卫，其造型灵感，来自从空中俯视看到的美国高速公路网交汇点的形状。同一年代，美国人开始乐于倾听百达翡丽的非凡历史。《达拉斯先驱时报》1969年10月15日的一篇文章邀请读者共赏欧洲的历史及工艺。

“下周，来自日内瓦百达翡丽博物馆的精选古董時計将首次在美国展出，地点在中央大街1608号的林茨兄弟珠宝店……周二及周三展出1856年为西班牙皇后玛丽亚·克里斯汀特制的心型時計……同时展出的还有……1928年为教宗庇护11世特制的饰有教皇盾形纹章珐琅图案的三问怀表……这些运用在极富历史价值的時計作品上的掐丝珐琅工艺在欧洲几近失传，但参观者将有幸欣赏到这次展出的当代男式怀表经由手工珐琅工艺装饰的表壳，描绘了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马术及狩猎景象……百达翡丽1970年時計系列则将向您展示配备18k蓝金表盘的女式腕表：镶有钻石、红宝石、蓝宝石及祖母绿的手链；配皮表带或金质表链的男式腕表；配备大三针的自动腕表；以及多枚限量孤品，例如可显示月相的万年历腕表等。”

“从1940年代到1950年代，乃至1960年代初，百达翡丽生产的時計有半数都售予美国顾客，”汉克·艾德曼说。

距离上一次达拉斯市民欣赏百达翡丽的珍藏，几乎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百达翡丽“大型钟表艺术展”今年夏天在纽约面向公众拉开帷幕时，美国人将再次欣赏到这些精湛の時计作品，包括来自世界著名的百达翡丽博物馆的精选馆藏。

百达翡丽从未在美国举办过如此规模的大型展览，估计不仅纽约市民会前来参观，美国其他城市乃至境外的访客都会纷至沓来，亲眼目睹一个半世纪以来维系百达翡丽及美国紧密关系的文化及工艺。希望纽约以外的访客对这座城市的印象会比160年前安东尼·百达感受到的好得多。✦

如需了解有关本文的更多独家视频内容，请访问 patek.com/owners，点击 Patek Philippe Magazine Extra。